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14n0565

順權方便經

西晉 竺法護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1 沙門法品
  - 2 見諦品
  - 3 分衛品
  - 4 假號品
- 卷目次
  - 001
  - 002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565 [No. 566]
順權方便經卷上(一名轉女菩薩)

西晉月支三藏竺法護譯

沙門法品第一

聞如是：
一時，佛在王舍城靈鷲山中，與大比丘眾俱、比丘五百、菩薩八千，一切大聖神通已達，已逮總持辯才無礙，獲無所畏得不起忍，奉無數佛殖眾德本，皆志大乘至不退轉，弘無蓋哀救濟十方。
其名曰空無菩薩、持土菩薩、持人菩薩、持祠身菩薩、觀意菩薩、淨意菩薩、上意菩薩、信樂意菩薩、持意菩薩、增念意菩薩、喜見菩薩、善見菩薩、可意見菩薩、普利可見菩薩、彌勒菩薩、普及一切賢劫菩薩，咸來集會悉共俱坐。
爾時，世尊在王舍城開化一國，國王、大臣、百官群僚、長者、梵志、凡庶人民，僉共一心奉事供養，衣被、飲食、醫藥、床臥，一切所安莫不欣然。
於時賢者須菩提，明旦著衣持鉢，欲行分衛，未入城門。行詣佛所，稽首足下，退住一面，前白佛言：「唯然，大聖！我夜臥寐夢中見已，坐佛樹下而見如來，稽首足下，還住一面。時佛以紫金色手摩我頂上，頒宣斯言而告於我：『今日，須菩提！當得逮聞古昔已來所未聞法。』唯聖垂愍敢說此意，是則何等先之瑞應？」
佛告須菩提：「有法典名曰順權方便，諸族姓子及族姓女所宜奉行，以斯比像先現瑞應，仁當逮聞未曾有法。」
時須菩提前白佛言：「我今欲入王舍大城，因行分衛。」
佛言：「從意順時無違道節，善哉！行矣！」
時須菩提，見佛聽之，入城分衛，普行求食。尋到諸家貴姓、長者、梵志，因入其舍，在門中庭默然而住。
時長者家有一女人，普莊嚴身珠璣瓔珞服栴檀香，以紫金寶文飾其體，端正姝好威發晃昱，光澤第一淨如蓮華，從其室出，問須菩提：「賢者！何緣住門中庭？」
須菩提報曰：「姊欲知之，故來分衛。」
其女答曰：「今須菩提，故復懷抱分衛想乎？斷思食耶？」
須菩提答曰：「姊欲知之，食想已斷，又有是身父母遺體，在胞胎中飲食養之，而至成長，習之來久不可離食。」
女又問曰：「須菩提賢者！未斷生死眾行故，有終始愁慼，悲泣不可意，傷不造證乎？」

須菩提答曰：「已造證矣，身口心寂。」
又問：「賢者為滅身乎？」
須菩提答曰：「其滅度者無有身也，法無所除，亦無道行。」
女又問曰：「若使諸法皆無滅除無所行者，賢者須菩提云何捨身而分衛乎？安和成就也？」
須菩提答曰：「其滅定者當普觀之，休息興立，興立顯身亦復非造。」
女又問曰：「其滅定者，所在定行則不滅度？」答：「以滅定則無所生，亦無所滅。」
女又問曰：「若無所生、無所滅者，云何賢者，離身分衛不以安和？」
須菩提答曰：「如來聲聞行分衛時，為捨身耶！」
女又問曰：「佛歎賢者於聲聞中行空第一，空有處耶？」
須菩提答曰：「然，如姊來言。」
女又問曰：「其所行空豈往反乎？」
須菩提答曰：「其行空者無有往反。」
女又問曰：「假使空行無有往反，賢者何故周旋行來，而分衛乎？」
須菩提答曰：「雖行分衛，不貪養身，欲以休息痛痒苦故，而行分衛也。」
女又問曰：「賢者復有痛痒懷惱眾難厄乎？」
須菩提答曰：「無痛痒不懷眾難，又欲休息飢虛痛痒，故行分衛。」
其女問曰：「賢者今行不等空業。所以者何？其行空者不以痛痒而為苦患，一切三界無所有故；又行空者不猗身心，不生念身心，亦無所染無樂不樂，其行空者悉無諸法，乃處閑居。」
女又問曰：「賢者處在閑居行空第一，以何等故名曰空閑？」
須菩提答曰：「所以曰空，不以因緣捨欲眾塵，乃曰閑居。」
女又問曰：「其行空者捨貪欲乎？」
須菩提答曰：「其行空者不捨貪欲耶！」
女又問曰：「云何捨欲名曰行空？」
須菩提答曰：「所可說者，是假言辭。」又問：「賢者行空，豈有辭乎？而仁說之。」
須菩提答曰：「假託辭耳，賢聖聲聞本之言教也。」
女又問曰：「咨嗟言辭，心存言辭則墮顛倒，其墮顛倒則處諍訟，其處諍訟則非沙門不應法義。」
須菩提問姊：「何謂名曰沙門法義？」

其女答曰：「無有言辭乃沙門法，若無言辭則無顛倒，無顛倒者則無諍訟，無諍訟者是沙門法；所致法者永離二行，乃謂一法謂沙門法，無想不想永寂眾想，乃謂沙門；無為無散遠離合散，超越邪迹入平等道，謂沙門法；無有境土離於分界無為滅度，謂沙門法；以知止足不貪道俗，永無所著坦然無迹，謂沙門法；無著無縛亦無有脫等猶虛空，謂沙門法；亦無心念除心意識，謂沙門法；常知節限，少欲少事無所悕望，謂沙門法。

「消去貪欲心無所慕，志若太山不可傾動，謂沙門法；棄捨欲樂心不虛渴不好三界，謂沙門法；皆離分界十方境土，越諸所作無所起立，謂沙門法；捨五陰魔及其形體，無有眾難無有塵勞，謂沙門法；越度魔界貪欲所消，心無所生亦不馳逸，謂沙門法；以超死魔而無所著不懷妄想，謂沙門法；不慕天魔心無所思志等如地，謂沙門法。

「不著吾我解一切空寂然淡泊，謂沙門法；心無所猗以無想行而不增損，謂沙門法；以捨妄想心無所願不有取捨，謂沙門法；遊在三界而無所行決眾疑網，謂沙門法；消眾入無無有諸衰陰蓋永滅，謂沙門法；捨于調戲不存放逸降伏其心，謂沙門法；不抱瞋恚心不懷恨寂寞定意，謂沙門法；無有飢渴不存虛乏心無合會，謂沙門法；無有二行已捨二業而等同像，不高不卑不舉不下，謂沙門法。

「以棄兩事行無所著無所罣礙，謂沙門法；斷除俗業却眾陰蔽不貪四大，謂沙門法；分別五陰諸種本末無有諸入，謂沙門法；頒宣一切十方法界無有境土，謂沙門法；曉了諸入自然如化本無處所，謂沙門法；自然如空而暢無為不好有為，謂沙門法；永以棄去一切諸數無有取捨，謂沙門法；自於己利而知止足不有諍訟，謂沙門法；和心一切顯現眾生等行忍辱，謂沙門法；無所亡失心不忘捨逮得解脫，謂沙門法；心已解脫而無所怙坦然寂寞，謂沙門法；猶若虛空不可譬喻等無有侶，謂沙門法。」

女說於是行沙門法時，諸天子等集會門庭，四十天子遠塵離垢得法眼淨，五百天子舉聲歎曰：「篤信微妙聞於上法至心和雅。」悉發無上正真道意。

見諦品第二

爾時，賢者須菩提而口歎曰：「至未曾有！是姊辯才慧明巍巍，所頒宣法音聲和雅必佛威神，將是如來所化不疑。」

於時彼女知須菩提心念本末，報須菩提：「如今賢者所識察之，其沙門法離於分界無有境土，無著無縛亦無所脫。心自念言：『必如來化。』誠如所云，今吾觀身如來所化，現作女像悉了本無。所以

者何？如來、至真解暢本無，吾身本無等無有異，由是之故如來所化。如如來色本無，我色本無，無二亦復然矣，以是之故，如來所化。痛痒行識皆為本無，五陰本同自然無際悉為本無，以是之故，如來所化。如來本無，一切眾生其元本無，諸聖本無吾身本無等無有異，以故名曰如來所化。如來本無，一切諸法亦復本無，一切道義亦復本無，身亦復本無身同然，以是之故，如來所化。如來本無悉無所生無有處所，如來本無悉無所生亦無所滅，吾身本無不起不滅。以是之故，如來所化。如來本空一切如幻，吾身本無本無同然，本空不起不滅，以是之故，如來所化。如來所化一切本無，一切眾生本無處所諸法本無，其本審諦真實本無，等無有異悉虛無形。又，須菩提！舉要言之，一切諸法皆住本無，吾以是故如來所化。」

時須菩提問其女言：「云何？今姊以佛聖威知我心念？為以己明見之耶？」

其女答曰：「今須菩提能知他人眾生心所念乎！聲聞、緣覺、諸菩薩眾，五通仙人、外學異法，皆佛威神而有所知。所以者何？一切應時從佛受教。如今尊者須菩提，知於他人眾生心念，以是之故，亦佛威神而能知之。猶如天下一切眾生，因以日月大炬燈火，十方眾焰諸有光明緣覩諸色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諸佛弟子見眾生心照以聖慧，消愚癡冥使逮道明，皆佛威神。」

於時，賢者須菩提謂其女曰：「唯為我說，今女為誰從何而來，乃有此辯？」

女答須菩提：「假使有人問如來化：『今汝為誰？從何而來？』於時化佛以何發遣？」

須菩提答曰：「無所發遣。」

其女答曰：「如是，須菩提！其化自然解諸法相，一切如是亦無所知。」

女又問曰：「今問仁者：『為有學業？為是凡夫？是羅漢乎？』若作是問，以何答之？」

須菩提答曰：「吾非學業，亦非凡夫，亦非羅漢。」

其女問曰：「今須菩提以心相倚而答我耶？」

報曰：「如是。」

須菩提曰：「女何報我？」

女曰：「若深山中，間所呼聲乎？以用心意而相答耶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！響因虛空而有其音。」

女曰：「如須菩提豈可逮致乎？緣其法行得入道耶？因立證明，成就道德而可處當也。音聲本無，吾我言辭亦復如是，悉亦本無。」

時虛空中自然有音，歎於此辭。女說是言，令須菩提遙聞虛空自然之音，宣揚答曰：「向者仁言，吾非學業、亦非凡夫、亦非羅漢。行得執持何法，諸漏已盡至於等時，以致羅漢耶？」
須菩提答曰：「若如來化行得處所，我執持行其宜若斯！」
其女答曰：「仁須菩提非羅漢乎？諸漏不盡耶？佛歎仁者諸聲聞中行空第一。」
須菩提答曰：「吾非羅漢諸漏不盡，亦不行空不歎第一。」
女又問：「賢者心樂堪任，云何自誤而竊妄語？」
須菩提答曰：「假使我見智達諸法，已得羅漢眾漏已盡，世尊歎詠行空第一，爾乃我墮妄語兩舌。我不知法、不覩所在，以是之故不為妄言，所言至誠。」
女又問曰：「仁者須菩提！此諸天子，其見諦者來會門下聽受經法，謂仁不實？」
須菩提答曰：「其見諦者，諸天世人莫能欺者。」
女又問曰：「賢者若有所見，為不至誠？」
須菩提問曰：「其有所見為不諦乎？」
女曰：「其覩誠諦不可見也。」
女又問曰：「耆年須菩提，能見真諦乎？」
須菩提答曰：「假如女言，我悉不見欺詐之業，況復覩見至誠諦耶？所以者何？一切皆空。」
於時須菩提謂其女曰：「所言至誠為何謂耶？」
女答曰：「唯，須菩提！所云至誠，於一切法悉無所生，其見誠者則覩顛倒。」
須菩提問女：「為誰說斯如是言教？」
其女答曰：「唯，須菩提！處在顛倒，不起塵勞、不起見諦，乃為真諦，以覩在倒不見真諦。」
時諸天子會在門下者，覩其女身微妙之業，則稽首女，禮須菩提，口宣斯言：「聞須菩提親覩此女，聽其辯才。」各自歎曰：「為得善利無極之慶，若聞是教篤信愛樂亦復難遇，況復好喜而奉行者，德不可量。」
女復謂須菩提：「猶如斯地無所不忍，淨與不淨香潔臭穢不以增損。若有行者修平等心，悉忍苦樂不以進退，猶如淨水無所不洗，淨不淨物不以憎愛。行者如是，心猶若水，洗除眾惡三垢之穢，在於善惡不用增損。猶若火然，在所燒盡無所去就。行者如是，消除禍福，若遭二難等無增損。猶若風起，在所而飄不有愛惡。行者如是，若遇苦樂賢愚淨穢不以增損。猶若喻空靡所不忍，空不念是忍與不忍。行者如是，心平如空無有增損，所值善惡不以喜怒。猶如橋船，一切眾人王者小人貧富尊卑，皆由之度無所分別。行等心者

亦復如是，志若橋船，無有瞋喜怨友無二。明智賢士忍於凡夫，聖慧坦然心不有二。所以者何？若須菩提，發起瞋恚厭恨之心，同於學士皆當忍之，不當怒報也，令不瞋恨，猶如火熾尋時滅之不當使盛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若貪欲興塵勞然熾，制伏其心令不馳逸，乃逮正定。」

爾時，賢者須菩提問其女曰：「汝何志求而乃如是師子吼乎？」

其女答曰：「若有志求未曾能暢師子吼也，其無志求乃師子吼。所以者何？有所求者則墮顛倒，以墮顛倒無師子吼，有所志求便為貪身，輒墮諸見無師子吼。又賢者問：『女何志求而乃如是師子吼乎？』賢者何求漏盡意解？」

須菩提答女：「姊欲知之，不用志求而致解脫。」

女又答曰：「耆年本時無所志求，致得漏盡意解乎！吾亦如是逮無所逮，其法界者行無所獲。」

須菩提曰：「如今觀女必志大乘終無疑也，以是之故大師子吼，舉動進止言談以類大乘之學。」

女又問曰：「豈能識別大乘行迹舉動進止，為何等類？」

須菩提答女曰：「聲聞雖聽，不能頒宣大乘所覩，唯女堪任敷演大乘，所行深妙廣為分別。」

女曰：「賢者！其大乘者無所罣礙慧無陰蓋，其明無二此之謂也。猶日月前健行諸天，自恣無礙無能蔽者，住於虛空而飄疾行，所遊天下周遍四域，照閻浮利眾生蒙明，莫不被荷。大乘如是正士廣學，無所罣礙無能蔽者，其心等住住無所住，其心奉行六度無極，顯示十方一切法明，故曰大乘。猶轉輪王所遊行處輒居四域，菩薩大士至若干種眾生類中，在眾邪行等修慈心。其大正士如是所至到處常能獨步，沙門梵志諸天人民，郡國縣邑州域大邦利益眾生，菩薩常行四恩之業，救攝一切修若干敬。故曰大乘。諸天、龍、神、揵沓和、阿須輪、迦留羅、真陀羅、摩休勒、釋梵四天、明智賢聖、正士聰達，以諸平等正行之無逮成真諦，所見奉敬，故曰大乘。其大乘者，唯須菩提！而不可盡悉無所生，不斷佛教三寶之訓，諮受佛慧道法之業，奉順聖眾。以大慧明勸化眾生，善具弘妙無雜碎行，所作真正解暢備悉六度無極，以四恩行救攝危厄，寂然庠序，修八正道、意止、意斷，奉無極慈修無蓋哀，堅住大道，於一切智永棄畏難，降伏眾魔捨諸闇昧，顯智慧明富眾德本，諸行具足。諸天、人民、阿須倫所見歸命，眾魔外學莫不降伏，一切聲聞諸緣覺等，莫能當者。化眾不信令篤樂法，慈悲愍念諸懷瞋害，以布施攝慳貪，以持戒攝犯禁，以忍辱攝瞋恚，以精進攝懈怠，以一心攝亂意，以智慧攝愚癡，以財寶攝貧窮，以安和攝苦患，以歡悅從明智，故曰大乘。」

分衛品第三

於時賢者須菩提問其女曰：「快歎大乘！頒宣行業瑞應本末。」
其女答曰：「正使我身一劫過劫，咨嗟大乘，不能究暢得其邊崖。如大乘業不可限量，其德至淳功勳名稱不可得計。」
又須菩提謂其女曰：「姊問我言：『賢者何故而行分衛？』如來、至真亦行分衛，從如來緣奉不違命。」
其女答曰：「唯，須菩提！能知諸佛善權方便，欲開化眾故行分衛。」
須菩提問女：「女亦堪任諸佛若干行隨時之義，吾身不能唯說其意，修權方便行分衛乎？」
女復報曰：「賢者復聽，如來、至真以二十事，觀察法儀而行分衛。何謂二十？一曰、現己身色形像微妙端正；二曰、順從如來分衛學法；三曰、若有眾生欲習嚴佛三十二相；四曰、觀如來身具足莊飾；五曰、如法備悉身相種好；六曰、令發無上正真道意；七曰、念於如來而行分衛，如法效之；八曰、若如來入郡國縣邑，郡國縣邑普得安隱；九曰、盲者得目悉覩諸色；十曰、聾者得聽別若干音；十一曰、心亂迷惑者伏定其意；十二曰、若裸形者得自然衣；十三曰、飢得食糧；十四曰、渴得水漿；十五曰、病者得愈；十六曰、無怒無癡；十七曰、無貪無嫉；十八曰、不恨不恚亦無自大；十九曰、心不懷惱普愍眾生；二十曰、念無央數眾生之類如身父母；是謂二十。
「若使如來入郡國縣邑坻聚行分衛者，令諸眾生有所見聞，發無上正真道心。又，須菩提！世尊大哀，來化眾生無數眾苦，悉至三界隨時救護，如來現義因得自在故行分衛。
「唯，須菩提！如來所入郡國縣邑行分衛時，無數諸天、龍、神、揵沓和、何須倫、迦留羅、真陀羅、摩休勒、釋梵四王，皆隨侍之奉事供養，承佛威神皆發道心。
「又，須菩提！諸天、龍、神、釋梵四王，供養如來，見如來身，道明無邊寂然庠序，心自念言：『至未曾有，如來、至真所宣正典我等諮受，所奉經法愛樂自歸。如來、至真發大道心，以是之故而行分衛。』
「唯，須菩提！如來分衛無數眾人，慕官貪士好財志豪，求端正色欲多眷屬，見佛世尊捨轉輪王出家為道，心自念言：『覩佛大哀詣貧匱家而行分衛，棄世榮祿發無上正真道意，故行分衛。』
「唯，須菩提！諸大尊神、天子、梵天，承佛威神觀見如來，心自念言：『如來常充未曾飢渴，用愍眾生故與眷屬而行分衛，我等慕

樂夙夜精進，成至正覺，與眷屬俱而行分衛。』作是念已，發大道意。
「唯，須菩提！若懈怠眾懶惰不勤，見於如來入郡國縣邑州域大邦，心中歡悅稽首自歸，發平等心慕最正覺。
「唯，須菩提！見諸佛尊終不虛妄，眾人覩聞其音響者，一發意頃以為道本，因是究竟得至滅度，以故如來而行分衛。
「唯，須菩提！如來入郡國縣邑，諸在繫縛閉在牢獄而得解脫，眾生若聞如來名號，承其聖旨自然得解，欲報慈恩發無上正真道意，以是之故而現分衛。
「唯，須菩提！族姓子、族姓女若聞如來功勳之德，歎詠名稱適承其號，奉上如來餚饍異味，衣被床臥及他異供，敬護父母兄弟姊妹、夫婦子孫，若無因緣，不得故往奉見如來，以故如來入於郡國縣邑而行分衛，心懷踊躍貢上供養，皆發無上正真道意。
「唯，須菩提！其四天王奉如來鉢，若貧窮眾少於財寶欲薄布施者，見如來鉢自然而滿；大財富者欲廣施者，見如來鉢空因供施佛，皆發無上正真道意，以故如來現行分衛。
「唯，須菩提！假使如來取若干饍悉齊合著，百千億鉢還著一鉢，不令雜錯各如本故，無數諸天、龍、神、揵沓和、阿須倫、迦留羅、真陀羅、摩休勒，覩於如來變化示現，得未曾有善心生矣，皆發無上正真道意，以是之故而行分衛。
「唯，須菩提！如來身者金剛之數無量福會，如來身者無有生藏及與熟藏，亦無不淨大小之便，不用飢渴而行分衛，現有所食不覩所入，而見如來，顯明大慧真正之法皆發道意。
「又，須菩提！若有眾生施如來食，多少麁細甘美不好，所貢上饍在於如來，所種德本所立福祐，不可限量無有邊際，況復廣施受天人福，眾祐不盡至得滅度，以是之故而行分衛。
「又，須菩提！如來一定三昧正受，無數神尊諸天子等，眾梵天王色行天子，見於如來而行分衛不捨三昧，心自念言：『今佛愍哀眾生之故，而行乞食不用飢乏，諸天人民覩斯義利皆發道意，以故如來現行分衛。』
「又，須菩提！如來常懷賢聖自在而行分衛，無有貪嫉亦不飲食，為諸信者，頒宣經道，令出家學，化族姓子女故行分衛。未曾飲食其飢饉者，不能自致至於道德，欲令此等所願具足，故顯分衛。
「又，須菩提！如來執懷賢聖自行分衛，救諸不賢濟眾罣礙使無所著，令興大道至無極慧。
「又，須菩提！如來愍念將來之世邊地諸國，故行分衛，得無後世不信道法長者梵志，心自念言：『此等聖師不行分衛，弟子何故橫行乞食？』見諸比丘及比丘尼懷恚不喜。由是之故，佛現分衛。心

自念言：『佛無上尊愍眾分衛，弟子法之因供咨嗟，手自斟酌施與比丘，此等學士承佛至教而行分衛。』見之欣然，供養一切比丘、比丘尼。以故如來而現分衛。
「又，須菩提！諸王帝主、太子、長者、梵志、大臣、百官諸子，見於如來、無上正真不乞食者，若有眾人信樂道法，棄家行學而作沙門恥於分衛：『我等家門姓貴豪尊出為沙門，反從庶民貧家下劣乞分衛乎？』以故如來現行分衛。心自念言：『如來大德猶如虛空，愍行分衛，況我等乎？念此不慚，哀諸下劣，樂行分衛。』
「又，須菩提！如來普隨世間習俗而勸化之，因其勸樂各從眾生，應受化律而授道教，如來各隨而建立之，緣其方便未曾飢虛，無有眾患飢渴之難，不以羸劣，無有慳嫉，無有眾惡，決諸疑網。如是，須菩提！如來以此無量方便欲救眾生，故行分衛，度眾闇塞使見道明。」
女謂須菩提：「賢者寧能以是隨時方便用斯大哀，如此眾祐，建修清淨，行分衛乎？」
須菩提答曰：「姊！我不堪任，猶如一切野狐狸兔眾鹿尒蟲，不能當任師子獸王，不能獨步，而現其前師子吼也。如是一切聲聞、緣覺之乘，不任如來威神禮節善權方便，普安一切大慈大哀。」
女說此善權方便如來大哀時，其女父母長者，家中大小及餘長者，來入舍中聞所說法，二萬八千人，皆發無上正真道意。
順權方便經卷上

順權方便經卷下

西晉月支三藏竺法護譯

假號品第四

於是，須菩提謂女言：「姊寧出門有夫婿乎？」
其女答曰：「賢者！唯聽，我夫非一。所以者何？假使眾生好樂勤修放逸自恣，亦能奉順善權方便，斯等眾生皆我夫主。」
須菩提問：「姊！何謂好樂順權方便？」
其女答曰：「唯，須菩提！或有眾生先以一切欲樂之樂而娛樂之，然後乃勸化以大道，若以眾生因其愛欲而受律者，輒授愛欲悅樂之事，從是已去，現其離別，善權方便，隨時而化。」
須菩提問：「姊！如來從始以何好樂？隨其時宜不違法教？」須菩提謂女曰：「如來、至真未曾教人隨愛欲也。」
其女答曰：「賢者不聞乎？如來法教，若有比丘，隨心所好衣食床臥具，病瘦醫藥，慈心之種乞匄諸家，所到居業，與其同等志所慕樂，和上教師追學務訓因化入道。」
須菩提報曰：「唯然，如姊今者來言。」
女曰：「以是之故，賢者當了如來聽之，隨其時宜，不違所樂，以斯善權而濟度之。」
須菩提問女：「眾生之類，以何善權樂隨類教？」
其女答曰：「可數三千世界所有星宿，我所開化隨欲所度眾生之限，使發無上正真道意不可稱計。」
須菩提問：「姊！以何方便令人歡樂？」
其女答曰：「或有眾生樂于梵天，我修梵行隨無量禪，欣然志安從樂授之，然後乃化勸佛大道。或慕帝釋，現天帝位甚可愛樂，示斯自在無常之法，因而勸化發大道意。或有眾生，慕好諸天、龍、神、揵沓和、阿須倫、迦留羅、真陀羅、摩睺勒，我悉示之斯位所樂，然後現變皆虛不實，勸化各使發大道意。或有慕樂轉輪王位，或有慕樂大臣、百官、州牧、郡守、令長、四征公卿、君子、梵志、工師、細民，或有好樂於色聲香味細滑法，或樂華香安息塗香衣服幡蓋大幢，或好金銀明月真珠水精琉璃硨磲碼碯白玉珍琦，如是所樂不可計量若干品業，或有好樂鼓舞歌戲婬樂悲聲若干種伎，我則隨意取令充飽各得所願，然後爾乃勸發道意度脫眾生，隨上中下各使得所。」
須菩提問女曰：「姊當知之，欲得求習於賢聖道則為陰蓋，無所求法乃無所閡，一人得入隨受律化，離于因緣得未曾有，所作甚難。

菩薩大士所為無量，乃以是法造無上業，為眾生故彼以斯法周化眾生，得順法律，我代欣慶。」
時有二尊者子，俱來會彼門前中庭聽所演法，見其女姊宣說宿本所可樂行，順權方便所開化眾，勸於無上正真之道。
時二童子謂尊者須菩提：「仁者！勿以己身之智度他人慧。於須菩提所趣云何？螢火之光寧能照己身掌乎？除其冥耶？」
須菩提答曰：「族姓子！其螢火光明不足名，這可照掌耶！」
「如是，須菩提！學聲聞乘族姓、女族姓子，德薄智尠，光燿功勳慧明樂，一思不遠得致寂滅，猶如劫燒其恒河水泉源諸流寧能滅乎？」
須菩提曰：「正使一切百千巨億大海江河眾水，不能消滅劫燒盛火，況復江水大河流乎？」
其女答曰：「如是，須菩提！諸菩薩眾智慧光明不可限量，功德威燿而不可計，假使菩薩江河沙劫，以五所欲而自娛樂不可盡極。菩薩智慧光明功德，威燿迴邈巍巍無量。猶如須菩提，貧匱之士得疾甚困，醫來治之應病與藥，從其輕重莫不除愈，其藥易得，薄德之士獨自遭苦困而得安。所以者何？用財不豐。
「如是，須菩提！諸聲聞乘行止之德少欲無貪，處在閑居去於慳嫉，所知甚少墮一切惱，爾乃得致漏盡意解，當作是觀。
「唯，須菩提！如貧匱士得見療治困而得愈，謂聲聞乘之解脫也。猶大國王頂有威相，而得疾病，醫來療之，以帝王藥應病療治，其藥色妙香美，向面面愈項頤悉安，身無眾患諸味具足，帝王財寶華香雜香擣香熏身，以眾伎樂自然為鳴，帝王將無恐懼以用懷憂。」
答曰：「不也！若干品藥常服治病，以眾伎樂而自娛樂，并娛一切至使疾病除愈永安。」
「如是，須菩提！或有菩薩以所娛樂善權方便，好於一切道法之樂，而自娛樂己心修行，皆以一切普安道乘，逮至無上正真之道為最正覺。
「唯，須菩提！以是之故，如醫療治病，菩薩如是現智慧時而開化之。又，須菩提！以五所欲用本無故而無所住，其在是忍能自曉了，我何所造？以五所樂無有福祚，橫為功勳不可逮致悉無所有，斯一切智逮無所得亦無名勳，若斯忍者己身達想，何謂有道？何謂無道？五陰空寂然亦空，以逮忍者則無所欲，患厭己欲悉無所樂無所求習，乃曰志道。五陰犇逸不能定意，是則無道。」
於是，尊者須菩提問：「二尊者子！今此女人與仁何親？」
二尊者子俱共叉手，說斯頌曰：

「是我之父母，　斯慈施弘安，

此家室親厚，　亦無上世尊，
以是威德故，　而致諸功勳，
如是合集行，　緣脫無數苦。
頒宣此經法，　普具眾行業，
施吾道慧樂，　心行於空無，
因敷演經法，　悉周遍精進，
加我等法樂，　訓誨于空行。
棄捨於家居，　猶火燒骨體，
以用斯方便，　損裂眾結網，
為蚖蛇所嚙，　滅除眾毒害，
其貪欲如是，　恩愛之所傷。
如人火所災，　有來救火厄，
塵勞熱若斯，　能脫婬欲難。
曉了諸法義，　而消大恐畏，
以斷此諸難，　明智所解脫。
吾不慕貪欲，　以義解智慧，
諸義無有義，　所謂世間欲。」

爾時，賢者須菩提問其女曰：「姊以何所善權方便，而不棄捨一切眾生，隨時之宜悉開化之？又有仁者當曉此意，女人在世多慕欲樂，而不以厭踰於男子，女人情興好於欲樂，以故菩薩行權方便而導引之，故現女像因教誨之，男子之身不可現入貴人婬女。」
須菩提問：「今姊何故女人之像化眾女人乎？於彼世時轉女菩薩，現女人像須臾一時，由十二年現其像貌，為尊者子清淨衣被著男子服？」
問：「須菩提！仁為凡夫從學致乎？」
須菩提答曰：「吾非學也，亦非凡夫。」
其女報曰：「如是，如是！唯，須菩提！我無所持。」
時尊者子念：「須菩提若斯成就深妙智慧菩薩之業，修平等行，以是相問。」
時族姓子知須菩提心之所念，謂須菩提：「我以斯問：『唯，須菩提！云何漏盡？分別部居意之所歸？』」
須菩提答曰：「吾非漏盡。」
女又問曰：「何謂其漏不盡去來今現在？過去已盡，當來未至，現在無住。諸未來盡不可得，是亦無盡，又現在者，已歸於盡，而無所住，亦不可盡。」
須菩提答曰：「唯，族姓子！我不堪任發遣諸問，日時且中，餘有少許食時欲到，今欲分衛將無失時。」

時族姓子有三昧，名普周佛土妙華，以是三昧而以正受。其族姓子這三昧已，遙見須菩提，其身現在一切十方不可計限諸佛國土，住於佛邊而住侍焉。在於彼土，猶如日出照於天下，或旦食時未至日中，或過早食，或不復久旦至食時造立日中，或撾揵[木*遲]時，或施坐飯食，或以住立現取鉢洒，或在佛土遊行分衛。這日中時，或現晡時，或在初夜，或以夜半，或已向曉，或有佛土無有日月，眾生人物各有光明，所現功德巍巍如是。
於時族姓子，謂尊者須菩提：「仁者何時當就食乎？且觀今時日在何所？」
須菩提答曰：「族姓子！今不是時不應飯食，在餘佛國亦不得時。」
時族姓子，即如其像三昧正受顯示神足，使日還東如日早食，謂須菩提：「賢者且觀！其時極早，是故賢者，恣安所審坐自服食。」
須菩提答曰：「今我屬累問族姓子！名曰何等？」
「唯，須菩提！我之名號，又當啟問於佛世尊，而見發遣。唯，須菩提！一切諸名皆無有名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名悉從思想不真虛偽，其所妄想亦悉不真無有名號，當作是說一切本無。」
須菩提曰：「又，族姓子！其一切智亦假號耳，因思想有而不真正。何謂一切智？名號因想而興不真正也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智不可限量，亦假號耳，各各遊行於諸佛國，又無本末。」
須菩提問：「何謂，族姓子！一切智不可限量而假號耳？」
其女答曰：「唯，須菩提！一切智光普照佛土。何謂一切智攝取佛土？何謂一切智攝取一切智？何謂普智光明所照？何謂消垢？何謂普現諸義？何謂為上？何謂為大？何謂目見？何謂持難？何謂大捨？何謂須菩提佛土大施？何謂佛國名曰假號別諸相字？假使須菩提，其一切智不可限量假號者也，如是色像各各如是名號無量，如其名色無量難限，痛想行識不可限量，陰種諸入意止意斷，神足根力覺意八道亦不可量，皆假號耳，一切道品諸法如是。諸佛國土各各不可限量，悉假號矣，何所真號？以是之故，唯，須菩提！當作是觀，一切諸名皆無有名，因其思想悉非真正，若宣名號亦由思想，而有是辭皆悉本無。」
爾時，須菩提問族姓子：「仁者善利加益一切，羅閱祇長者梵志，致如是比，眾祐居士皆蒙濟度？」
「又，須菩提尊者知之，所謂眾祐為何謂也？」
須菩提曰：「如我今者當敷演之，其有奉戒遵真正法心定不亂，是則名曰世之眾祐。」
答曰：「唯，須菩提！斯等則非真正眾祐。如仁所云，若於眾生興大悲哀，眾生人物悉不可得，斯等乃是世之眾祐，常以一定不斷三

寶佛法聖眾，乃曰眾祐，若能消除一切眾生塵勞之厄，悉解眾結，乃曰眾祐。其慧無量智不可盡，乃曰眾祐。功德無窮辯才無底法藏無極，乃曰眾祐。其等凡夫賢聖之黨無有二心，乃曰眾祐。」
又曰：「須菩提！眾生這覩慧見清淨三垢忽化，乃曰眾祐。」
爾時，諸天常侍衛須菩提者，歡喜恒隨而奉事之，歸其威神。彼時得聞眾祐訓誨，至心和雅，悉發無上正真道意。是諸天眾這發心已，稽首自歸禮須菩提足，責己悔過：「惟願仁者，我等遇時。」
族姓子問：「諸天子！今諸天子何故懺悔歸須菩提？」
諸天子曰：「族姓子！我之身侍衛須菩提已來十二年，未曾得聞如是像法眾祐地說，今這得聞，至心和雅，發無上正真道意，以是之故，我自心念：『所在土地逮得聽服如是像經，亦當承斯眾祐之地聞清淨行，以是攝護諸菩薩業咸歸道法。』」
於是，須菩提勸化諸天所發道心，謂諸天曰：「諸天於今為獲善利心入妙法，我亦頒宣當何所作，以自危害違失道心，於一切智無器可受，佛法雅訓諸天當了，設今我心不至解脫，必當發興無上正真道意。今已敗種無所加設。又諸天當習追慕如是比像，諸善親友稽首歸命如諸正士，承聽古來未曾有法，已得聞法尋輒奉行，無所違失。」
時族姓子謂諸天言：「無上正真之道，甚難！甚難！不可趣爾。所被德鎧，得逮深遠玄妙之法。」
「又族姓子！諸佛世尊本樂道慧，將復造立而奉行是無上正真因應解脫。」
又問天曰：「何謂奉行？」
天曰：「等心眾生而濟度之，棄于一切眾蓋重擔悉令解脫，普使眾生不遭苦樂，是族姓子所謂奉行。」
又問天曰：「等心眾生非人想乎？眾生無塵及獄繫縛亦無解脫，不猗五陰即棄重擔，其諸本德而無妄想，開化眾生無彼我想，雖遭苦樂不以增損。」
時諸天人為族姓子所見勸發，即時逮得柔順法忍。
於是，諸天散眾雜花，供養族姓子兩門中庭。時須菩提問諸天人：「亦當忍我。如吾志性，或能不逮、所宣不及，勸諸天人行聲聞法。」
諸天人曰：「唯，須菩提！向所頒宣何悔過以？為攝受何眾生性演說劣言？所以者何？唯，須菩提！今復殊勝以無所聞，慕求緣覺聽聲聞業，猶如有人，志懷妙願心在飢渴，服食甘味不興雜毒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聞殊妙義，斯菩薩法玄邈若茲，其聲聞學不利佛道，若如雜毒不聞緣覺。又族姓子猶如向者，今此女人端正姝好色像第一，人這見之無不坦然。」

時彼女人謂須菩提：「賢者所歸禮習乞匄，莫餘分衛我當相施。」
時彼女人自入其舍出百味食，謂須菩提：「賢者受斯分衛供具，勿以懷欲，亦莫離欲，乃應服食，勿懷怒癡，亦勿與俱，勿雜塵勞，亦莫與俱。假使賢者須菩提，不斷苦習，不造盡證惟道之行，乃受分衛；亦不奉行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正道行，乃受分衛；若不以明亦非無明而造立證，行色名識六入習更痛愛取有生老病死無大苦患，合與不合，無有識著漏盡意解，若干名色無有形像，以度三界超越六情，曉了空行志存脫門，習無所生而無妄想，不得痛痒而所志願證於脫門以暢本無，不逮愛欲不念所受，亦無所生已無所生，了諸所生分別有無，老病無言曉十二品，如是應受分衛之業。若使賢者，不隨凡夫、無賢聖俱，等法不斷，乃應受食。
「若不有生亦無終沒行空之業，等於貪婬瞋恚愚癡亦等於空，乃應受食。若以賢者不越凡地、不處賢聖，若無光炎亦不闇昧，不度所生不得生死不至滅度，言不誠信亦無虛妄，乃應受食。於諸所盡而無所盡，不合不散，於陰諸種衰入不動，以無所著行寂禪思，常於眾生心不懷害，遊一切法而無所縛，乃應受食。所以本時出家已得，成就如法等施出家學業，亦以斯等得至滅度，乃應受食。
「若須菩提！行空無義無欲之業順從空矣，不勤行空甚宜眾祐，乃應受食。若以興發眾祐之想，輒隨欺詐不從大聖，若使賢者不畢眾祐亦不耗損，奉行法義無有進退，乃應受食。」
爾時，須菩提申其右臂稽首為禮，宣傳此言：「如今者姊所言至誠，當奉行斯，如女所言，為我身演平等之辭。」這說是已，便受分衛。
時女以食施須菩提，頒宣斯教，謂須菩提：「唯且賢者，眾祐難致，乃能遵是受等分衛。又此世人多有自大棄斯平等，緣是之故，故墮地獄不以清淨，心懷篤信而受分衛。」
時諸天人問其女曰：「從何因緣解一切法而心奉行？」
其女答曰：「於諸天意所趣云何？能知我身是男子乎？為何所行耶？以是緣故從其本因。」
天答曰：「不敏也。」
其女答曰：「如是，諸天！常遵修行如幻之業，斯身所暢何所我行？猶若呼響？又諸天人隨諸眾生，若有虛實演是言教，是一切法悉為平等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言辭眾諸名號，本無所有自然出辭。」
說是行分衛章句教時，彼諸天眾百千天人，遠塵離垢諸法法眼淨。
其時，女姊謝賢者須菩提：「仁者！往詣飯訖已，當到佛所，我等亦行至彼聽經。」

時須菩提受供饍已，出羅閱祇城，心懷聞法忻然大悅志不馳越，而自念言：「我分衛食當著何所？令此篤信不墮罪難。」
時有菩薩名施眾與法，知賢者須菩提心念本末，往到其所，稽首須菩提足下，因前問之：「唯，須菩提！以是供具而見惠施，以用篤信不成諍訟。」
須菩提曰：「仁族姓子建立何戒？」
答曰：「一切諸法悉無所受，戒皆不可得亦無犯禁。又，須菩提！我好殺生，不喜布施，習于邪婬，常行妄語，又犯兩舌，頒宣惡口，樂于綺語，恒懷瞋恚，志存貪嫉，常墮邪見。所以者何？有所行者皆為犯法，悉無所行乃應平等。」
時須菩提心自念言：「聽如今者族姓子所宣言辭之教，是不退轉菩薩不疑，我寧可從問其所說。」
時須菩提問：「族姓子！便以供饍而相惠與，口自宣言，唯然正士，不以是食信施之饍歸惡趣乎？」
時須菩提與食已後坐，寂然宴處晡時而起，往詣佛所稽首足下，所可問法具以啟佛，與其女姊諸所訣意。
世尊告須菩提：「卿具解者，禮於菩薩。」
須菩提白佛：「心本不敏。」
佛言：「有菩薩名曰轉女，即以此宜順權方便開化眾生，正使摩竭國中諸有大車，各各得受百千斛，滿中芥子，是尚可數知其多少，因以勸樂順權方便，在忍世界開化眾生，轉女人身，使發無上正真道不可稱計，令生天上及在人間，不可限極也。」
時彼女姊與五百女人俱詣佛所，眷屬圍繞出羅閱大城，到耆闍崛山，往至佛所。佛遙見女人來，謂賢者須菩提：「汝寧見乎？五百女人俱來。」
須菩提白佛：「見之，世尊！」
佛言：「是五百女人眷屬圍繞行詣佛所。」
時賢者須菩提從坐起，往迎其女叉手禮之。女前禮佛足右繞三匝，却住一面。
時舍利弗問須菩提：「仁者為獲何賢聖法，而以身立非賢聖義，反迎女人行禮自歸？」
於時女人謂舍利弗：「於賢者意所趣云何？何世聖賢誰非聖賢？而以如是興發若斯無義之辭。」
舍利弗曰：「姊復知之，世之聖賢不聖賢乎？」
其女答曰：「我悉了之聖與不聖。」
舍利弗曰：「何謂也？」
其女答曰：「唯，舍利弗！其不斷除聖賢訓教，其不違失佛法聖眾，是謂賢聖。仁和慈心，其非賢聖修行解脫，是謂賢聖。

「又，舍利弗！若有女人眾寶嚴身，著淨被服珍琦飾體，以香熏之，雜香塗之，習是諸服，以用五樂而自娛樂，而不違捨一切智心，斯極賢聖，過聲聞八維務禪八寂之門，勝諸羅漢常住寂靜。故舍利弗！為仁引喻當解是義，若以水精著琉璃器，復以明月珠著瓦木器，何所勝乎？」
舍利弗答曰：「以明月珠著瓦木器，勝以水精著琉璃器。」
其女答曰：「如是，如是。唯，舍利弗！若有女人五樂自娛，用一切寶莊嚴其身，心立一切智，極為聖賢，踰乎羅漢八維務禪住於寂靜也。」
舍利弗問女：「姊豈不志立大乘？」
其女答曰：「其大乘者，無所住立亦不退還。」
又問：「假使大乘無所住立亦不退還，云何學乎？」
其女答曰：「唯，舍利弗！其求大乘不盡無明乃志求道。所以者何？大乘平等，其無盡者，無明無盡及老病死，法無所生亦無所滅，其有生者必歸滅盡，其無所生則不滅盡。唯，舍利弗！如是了者十二緣起無所復滅。」
時舍利弗問女曰：「諸天上世人皆應為姊稽首作禮，何況於今須菩提耶？」
時舍利弗前問佛言：「從今已往人不可相。所以者何？今是女人以是莊嚴瓔珞其身，辯才聖達巍巍如是。」
其女答曰：「唯，舍利弗！非是莊嚴瓔珞文飾之辯才也。」
又問：「何所？」
辯才女答曰：「菩薩有八莊嚴瓔珞，以是瓔珞莊嚴其身，心淨如空，菩薩由是成無罣礙正真辯才。何謂為八？修開士行不捨道心，菩薩莊嚴；志懷大乘不存小節，建立莊嚴；等心眾生，無害莊嚴；精進博聞，無厭莊嚴；如所聞法輒能奉行，乃是菩薩身所莊嚴；決深妙法了諸緣起莊嚴其身；曉眾生根，菩薩莊嚴；佛所建立，菩薩莊嚴；菩薩開化，此則莊嚴行權方便。是舍利弗，菩薩所行八事莊嚴，菩薩住是逮得辯才無所罣礙，開化一切五趣闇蔽。」
時，舍利弗前白佛言：「今此女人於何佛土沒來生此國？」
于時其女化一女人端正姝妙，住舍利弗前，問：「舍利弗！吾故問仁：『今此女人於何所土沒而至此土？』」
舍利弗曰：「今是現女為化像耳，其化自然，斯化現者無沒無生。」
其女答曰：「如是，舍利弗！一切諸法，化自然相，如來因是成最正覺。若解諸法一切如化自然相者，則無有生亦無終沒，斯等高士慧猶虛空，不應問：『彼所從來生若以終沒。』」

彼時世尊告舍利弗：「斯則菩薩名曰轉女，從阿閦佛所妙樂世界沒來生此，欲以開化一切眾生，順權方便現女人身。是轉女菩薩，前後勸導無央數不可計限眾生之類，使發無上正真道意。」
時轉女菩薩以女人像，進前詣佛所稽首足下，口宣此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禮佛足已不授我決不從地起，當於將來逮無上正真之道，使沒女身化成男子。」及五百女禮佛足下，各自歎曰：「再反稽首，唯然，世尊！不見授決終不從起，使沒女像得成男子，當逮無上正真道也。」
爾時世尊便則忻笑，諸佛本法自然瑞應，無央數色從佛口出，青黃白黑紅紫之色，周照十方無量佛土，還繞三匝從頂上入。
於時，阿難即從坐起，偏袒右臂右膝著地，叉手白佛言：「何因緣笑？既笑當有意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汝寧見此轉女菩薩與五百眾，稽首佛足患厭女像不？」
阿難白佛：「唯然，見之。」
佛言：「此轉女菩薩，已越諸劫數逮無上正真之道，成最正覺，號曰光明重王，當以成佛道。五百女人變為男子，成五百菩薩，常與五百菩薩眾，俱逮得總持辯才無礙，以若干變瓔珞嚴身，亦當效斯轉女菩薩，化嚴飾身開化度眾，亦當法效光明重王如來。光明重王如來，皆當受決當逮無上正真之道。光明重王如來佛土，豐熾太平五穀極賤安隱快樂，人民滋茂天人充備，居宅宮殿飲食自然化生，猶兜術天。其佛國土無女人名，況復有形乎？諸菩薩眾皆當化生，七寶蓮華自然而坐，淨修梵行，以是八法，莊嚴其身。」
時轉女菩薩及五百女人，聞佛授決，因得如是自然欣喜，踊在虛空去地七仞，自然其年如十二童子，無有女像莫不見者，從虛空下稽首佛足。時佛以手悉摩其頭，應時皆逮普明三昧。
爾時，世尊告賢者阿難：「受是經典，持諷誦讀為他人說。」
阿難曰：「諾！請受宣傳。又，是經法名為何等？云何奉號？」
佛言：「名曰『順權方便品轉女菩薩所問授決』，當奉持之。」
阿難復曰：「唯諾受命。」
佛說如是。賢者阿難、轉女菩薩、五百之眾，一切眾會諸天人民、揵沓和、阿須輪，聞佛所說莫不歡喜，作禮而去。
順權方便經卷下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 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